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左傳二

宋制十五經注疏傳教記
上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

桓元年
盡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桓公

陸曰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疏

正義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

年薨世本桓公名軌世族譜亦為軌諡法辟土服遠曰桓諡法非一略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為此諡他皆放此是歲歲在亥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

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纂立初患反

疏

注嗣子至備矣。正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

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商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

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

於廟今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

被弒悼公即位改元今桓雖實篡立歸罪為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

伯盟于越

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祔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

為文時之所隱。好呼報反傳同

疏

注公以至為文時之所隱。正義曰成會禮於垂既易許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

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為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本意也

○秋大水

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祔田

事在隱八年公復扶又反

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

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為于偽反

疏

注魯不至易也正義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為文故傳言為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

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

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

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為隱諱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

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

故獨見祊。見賢遍反

盟曰渝盟無享國

渝變也。羊朱反享許丈反

疏

注渝變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其盟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

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譴及闡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

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廣平曰原

疏

凡平原至大水。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

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土。陂鄣下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為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注廣平曰原。正義曰釋地文也李

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冬鄭伯拜盟

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使所吏反

疏

注鄭伯至謬誤。正義曰

六年傳云魯為其班後鄭注云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戌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類注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繆誤者師出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

若使事重使人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譴及闡是也今以拜盟事輕若其使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若遣使來傳當云鄭人疑傳繆誤知非實是鄭伯為不見公不書者以魯鄭相親易田

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

子六世祖。華戶化反大夫氏也後皆同督音篤

疏

注華父至世祖。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叔防叔生

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色美曰豔。以瞻反美色也

疏

目逆至而豔。正義曰未

至則目逆既過則目送俱是目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好故曰美而豔爲二事之辭色美曰豔詩毛傳文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

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閭音圭

疏

宋督至孔父。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弑君則云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

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

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言弑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爲文言宋督弑其君據督爲文而上弑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爲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

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意亦同。注稱督至其君。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弑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

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爲名因論爲罪之

狀內不能治其閭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

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閭閻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苟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

經書臣蒙君弑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卽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

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爲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是名孔則爲氏猶仇牧荀

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擁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閭門及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

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勝子來朝無傳隱十一年稱

勝子來朝

侯今稱子者蓋時

王所

疏

注隱十至所黜。正義曰杞行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爲夷禮自是以下勝當稱

明能黜勝爲子爵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疏

注成平至宋地。正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此欲平宋故以稷為宋地。夏四月取

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郕古報反。大音秦。傳大廟倣此。

疏

注宋以至十日正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郕鼎是其備書之也。鄭眾服虔皆以成宋亂為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曆。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已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即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上照反。

疏注潁川至

鄧城。正義曰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九月入杞。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帥所類反或作師。

自唐

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勲。

疏

注傳例至策勲。正義曰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

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為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情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勲無可紀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勲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

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雖有君若無也

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

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

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壁假許田為周公祔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為賂于僞反注除為會一字並同惡其為賂反婉於阮反。○正義曰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詭諸賢者期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為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洩冶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

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弑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之心而先書弑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為公怒始與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似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弑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注經稱至妄也○正義曰傳言為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為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為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為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可言四國為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為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為周公祫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為周公祫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為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為賂之下者以周公祫故其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揔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可揔而結之先舉為賂惡重所以云為賂故也然後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取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為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麻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為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為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為公諱不貶諸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皆貶此若必諱唯須沒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猶暨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無異也

十年十一戰

一戰皆在隱公世

疏

一戰皆在隱公世○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

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號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

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大音泰數音卿

已殺孔父而弑殤公

召莊公子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焉以郕大鼎賂公

郕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郕疏注郕國至郕城。正義曰穀梁傳曰郕鼎者郕之所爲也孔子

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郕城。曰名從主人故曰郕大鼎也。公羊傳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其意

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人是知郕國所造故繫名於郕。劉君難杜注郕國濟陰成武縣東

南有北郕城。郕宋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郕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郕國所爲

宋邑劉以南郕北郕並宋邑別有郕國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郕國

郕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其過如劉所解郕國竟在何處 齊

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相息亮反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

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

不音者同疏君人至子孫。正義曰君人謂與人爲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

稱尺證反疏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爲德施之

爲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儉與度數文物聲明

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違之事自

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立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滅

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謂過絕違命之人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

知猶懼或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注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

記有葺屋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

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坊出尊崇堦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

不應以茅爲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摠爲覆蓋猶童

子垂髻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

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

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

玄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大

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越注大路至越席結草。正義曰路訓大也君

戶括反祀天車本或無天字者非

疏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

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爲大路巾車以苗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爲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爲王金象以飾車以其徧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爲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蟠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綬釋例以所賜穆叔子蟠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爲賜車之摠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爲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爲別乎故杜以大路爲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爲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疏

注大羹至五味。正義曰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滑鄭立云大羹清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初

食肉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酸苦辛鹹甘也

菜音咨食音嗣餅也鑿子洛反精米也字

疏

注黍稷至精鑿。正義曰釋草云菜稷舍人口菜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菜士虞

林作穀子沃反云糲米一斛春爲八斗

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黍稷也然則黍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黍亦諸穀摠名周禮小宗伯辨六菜之名物鄭玄云六菜謂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菜也祭祀用穀黍稷爲多故

云黍稷曰菜飯謂之食傳云菜食不鑿謂以黍稷爲飯不使細也九章筭術粟率五十鑿二十四言粟五斗爲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

昭其儉也

此四者皆示儉

冕黻

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鞶以蔽膝也廷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衮古本反

疏

注衮

持簿。正義曰畫衣謂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衮是玄衣而畫以衮龍衮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

績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纁而裳繡以此知衮是畫文故云衮畫衣也衮衣以下章數鄭玄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

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十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鷩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誥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有十二驚冕前後九旒雉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纁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驚冕三采纁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纁前後五旒旒有二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纁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黻鞶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鞶以韋爲之故云蔽韋鞶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蔽鞶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爲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韋鞶言舜始作韋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蔽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鞶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鞶是他服謂之鞶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蔽爲韋鞶蔽之與鞶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鞶云鞶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鞶向未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鞶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鞶直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其蔽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蔽夏后氏山殷人周龍章鄭玄云韋鞶服之鞶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

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韐而已是說蔽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蔽制皆是韠義明其制與韠同經傳作蔽或作韠或作韠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敦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韠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韠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韠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爲緞者天子之笏以玉爲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密見大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上竹本象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卜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爲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荼謂舒懦所畏在前則詘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君故首末皆圓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膝者舄履舄音逼舄音昔膝徒登反履音福

疏

注帶革至履履。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

博二寸鄭云凡佩繫于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爲帶帶爲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膝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膝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幅也所以自徂束也鄭箋云邪幅如行膝之徂束其脛自足至膝膝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膝邪纒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履之小別鄭玄周禮履人注云履下曰舄釋下曰履然則舄之與履下有禪複爲異履是摠名故云舄履履謂其履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之舄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履白屨者皮弁之履黑屨者玄端之履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餘服則屨其王后褱衣玄舄褱衣青舄褱衣赤舄褱衣黃履展衣白屨褱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舄其餘皆履其舄之飾用對方

衡紃紃紃

衡維持冠者紃冠之垂者

覆。統多政反字林丁坎反紘獲耕反經音延字林弋善反上時掌反下下同

疏

注衛維至上覆。正義曰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

衡維持冠者鄭立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焉

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統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統則統必織線爲之若今

之條繩鄭立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紘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

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領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

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纓鄭立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

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經知紘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經纓上覆者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經論語商書皆云麻

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卽是經也鄭玄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衛及經皆以冠言

之其實悉冕冕飾也**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疏**注尊卑各有制度。正義曰此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冕冕飾也

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鷩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璚則王象不同長短亦異是璚有度也衮冕鷩冕裳四章鷩冕希冕

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履人注云王吉服冕有三等亦爲爲上冕服之冕下有白易黑爲王治祭服冕有三等玄爲爲上禕衣之冕下有青爲赤爲是冕有度也統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統

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經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制度

采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率音律鞞補頂反**疏**注藻率至下飾正義曰鄭玄觀禮注云藻所鞞布孔反鞞鞞刀削之飾藉在夜反削音笑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

瑞注云藻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鞞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爲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爲韋也禮之言藻皆有玉共文大行人謂之纁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注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須有纁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纁藉五采玉就以朝日公執桓

主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就謂五采每一采而為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纁或云纁藉未有言纁率者故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巾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物之巾與藻藉為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復名藻得稱為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率無箴功鄭玄云上以下皆釋不合而率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然則禪而合縹率其邊謂之為率此以韋衣木蓋亦縹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典瑞注讀纁為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為藻也詩曰韠率容刀故知韠韠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楨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韠韠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韠後韠故知韠為上飾韠也為下飾劉君以大毛詩傳下曰韠上曰韠而規杜氏但韠韠或上或下俱

鞶厲游纓

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

於陵反索

疏

注鞶紳至索帶○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

帶是一名為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為厲大帶之垂者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

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為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

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繅四寸繅辟下垂賈服等

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為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繻緣之

以為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為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

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縶袞袞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裏書之物為袞言其施帶施囊耳其縶亦

非囊也若以縶為小囊則袞是何器若袞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為得其

實游是施之垂者施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為之摠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

常十有二旂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其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其旂各如其命數其鳥旗則七旂熊旗則六旂龜旒則四旂故考工記云鳥旗七旂以象鵠火熊旗六旂以象

昭其數也

尊卑各有數

疏

注尊卑各有數○正義曰藻有五采三

之飾云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瑋琫而瑋琫是韞韞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鞶厲有數也玉路十二旂金路九旂是旂有數也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纓有數也數之與度大

同小異度謂限制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也

火龍黼黻

謂之黼黻火龍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

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黻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為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衮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

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昭其文也

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此并是反械戶戒反

疏注車服至虛設○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為五色加天色則為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

錫鸞和鈴

昭其聲也

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

鈴音令額顏客反鑣彼驕反旂勤衣反

疏注錫在至鳴聲○正義曰鄭玄巾車注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

馬額也詩稱輶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旂旗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旂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注取韓詩為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入鸞乎以此知鸞

必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

疏注三辰至之明正義曰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

明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市而王所以示民早晚民得以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以旂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

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

龍為旗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旗旗者旗
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為言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登降謂上
下尊卑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

紀律今滅德立違

謂立華督
違命之臣

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

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

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

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
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

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鄆

疏

注九鼎至郊鄆
○正義曰據宣

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

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

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為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

遷置西周乃徙九鼎處於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又以商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

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郊鄆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太平營以

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者晉時猶以為河南縣成王定鼎宣二年傳文

義士猶或非之

蓋伯夷
之屬

疏

注蓋伯夷之屬○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

而去之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檢書傳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

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疏

注內史至於魯○正義曰周禮春官司內史中大
史

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
納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故曰其有後於魯
也○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鄆始懼

楚也

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近附近之近

疏

注楚國至會謀正義曰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

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文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爲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諸云楚芊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十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諡也

之好。好呼報反注同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

策勲焉禮也

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勲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舍音赦置也舊音捨

疏

冬公至禮也。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

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至不言告廟而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廟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于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揔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爲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勲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勲策勲常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勲者非唯討伐之勲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爲榮則克躬罪已不以告廟非爲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爲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

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厥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後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樂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平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是因會而爲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爲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溫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桓遂滅偃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境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墜三都之討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境動衆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注爵飲至功也。正義曰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次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也怒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怒稱爲爵案燕禮爵用觚解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解而已爲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觀爲善之利故舍爵卽書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

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

自參以上

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成會事。參七南反。一音三上時掌反。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

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仇音求。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

之曰成師

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

疏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爲子名也師

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

師服晉大夫。名如字或彌政反。

夫名以制義

名之必可言也

義以出禮

禮以體政

政以禮成

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疏夫